

宁波洋泾浜小调完整翻译

文 / 畸笔叟

从小就听说有一个《宁波洋泾浜小调》，在上海滩传播很广。似乎谁都能哼得出几句，却谁都哼不全。我外婆只会四句：来叫“康姆”去叫“谷”，对是“也司”错是“糯”，江洋轮船“司汀巴”，买办先生“讲白馱”。外婆还特为解释了一下最后一句：“甬洋行里向个买办先生啦，生活好（勿+用，音坟）做啦，讲讲白白馱馱（馱，即拿，指白白拿工钿）啦，交关写意。”当年的概念，只有工人农民的体力劳动付出，才算真正意义上的“做生活”，其他人都是不劳而获、耍嘴皮子的“滑头”。

家父好像记得多些，有十几句。他的版本是：来叫“康姆”去叫“谷”，对是“也司”错是“糯”，江洋轮船“司汀巴”，买办先生“讲白馱”。廿四个钟头“吞的福”，一块洋钿“混淘箩”，“翘梯翘梯”请吃茶，“雪堂雪堂”请依坐。打屁股叫“班蒲曲”，混账东西“蛋风炉”。爹是“发茶”娘“卖茶”，丈人阿伯“发音落”。

因为好玩，我很快就学会了，并到处去讲给别人听。直到1990年代，我还在一些小型聚会上把它当段子说。不过，我还是无法得见《宁波洋泾浜小调》的全璧。

记得是2000年吧，上海书店出版社出了一套《民国史料笔记丛刊》，我当即全套买进。其中有汪仲贤老先生的《上海俗语图说》。那《宁波洋泾浜小调》赫然刊于书中第一篇文章《拿摩温》的最后。总共是22句。如下：

来是“康姆”去是“谷”，廿四个钟头“吞的福”，是叫“也司”勿叫“诺”，如此如此“沙咸鱼沙”，真薪实货“佛立谷”，靴叫“蒲脱”鞋叫“靴”，洋行买办“江摆渡”，小火轮叫“司汀巴”，“翘梯翘梯”请吃茶，“雪堂雪堂”请依坐，烘山芋叫“扑铁秃”，东洋车子“力克靴”，打屁股叫“班蒲曲”，混账王八“蛋风炉”，“那摩温”先生是阿大，跑街先生“杀老夫”，“麦克麦克”钞票多，“毕的生司”当票多，红头阿三“开波度”，自家兄弟“勃拉茶”，爹要“发茶”娘“卖茶”，丈人阿伯“发音落”……

作者态度诚恳，用省略号结尾，说明自己未必收齐。比如家父说的那句“一块洋钿‘混淘箩’”就未见踪影。去年九月，此书被谁“主编”了一下，重新出版，那《宁波洋泾浜小调》结尾的省略号便变成了句号。

这还只是一个小问题。大问题是，这些“洋泾浜”词所对应的英文都是些什么呢？100年前的有些英文单词，现在早就不用了。恐怕水平再高的英语学者也很难说全吧？再说，当年宁波话的记音字，今天的老宁波也已很难译出。

那就求助于伟大的互联网吧。热心翻译者倒是不少，至少有几十种版本。不过，几乎所有的翻译者都要了一些小滑头，凡是翻不出来的，不是留白，而是删掉。于是，有的20句，有的18句，有的16句。

我是只有来做“拼图游戏”的。拼图也不易。比如那个“跑街先生‘杀老夫’”，真是害煞老夫也。

好不容易总算凑齐22句，赶紧拿出来

分享。

来是“康姆”(come) 去是“谷”(go)，廿四铜钿“吞的福”(twenty-four)，是叫“也司”(yes) 勿叫“诺”(no)，如此如此“沙咸鱼沙”(so and so)，真薪实货“佛立谷”(very good)，靴叫“蒲脱”(boot) 鞋叫“靴”(shoe)，洋行买办“江摆渡”(comprador)，小火轮叫“司汀巴”(steam-boat)， “翘梯翘梯”(chowtea) 请吃茶，“雪堂雪堂”(sitdown) 请依坐，烘山芋叫“扑铁秃”(potato)，东洋车子“力克靴”(rickshaw)，打屁股叫“班蒲曲”(bamboochop)，混账王八“蛋风炉”(damn-fool)， “那摩温”先生是阿大(numberone)，跑街先生“杀老夫”(shroff)， “麦克麦克”(much) 钞票多，“毕的生司”(petty cents) 当票多，红头阿三“开波度”(keepdoor)，自家兄弟“勃拉茶”(brother)，爹要“发茶”(father) 娘“卖茶”(mother)，丈人阿伯“发音落”(father-in-law)……

远开一点

奶末头

上海话里，有些词语含义很温柔，用于家长里短，能见感情色彩。“奶末头”就是其中之一。

“奶末头”这个词，用法活络，既可以当名词，也可以当形容词。当形容词时，它是“最后的”“最小的”意思。如“小王是老王的奶末头儿子”，意即“小王是老王最小的儿子”，排行最靠后的意思。

“奶末头”也可以当名词用。譬如说：“小刘是奶末头，姆妈最欢喜伊。”这里的“奶末头”未见性别，但人们明白，那就是指“最小的孩子”。

“奶末头”三字很“嗲”，特别适用于小孩。人们一说起这三个字，就会想起婴儿被母亲抱着、叨着母亲奶头吮吸的温情家景。“奶末头儿子”读如“那末头尼子”、“奶末头女儿”读如“那末头因恩”。上海人说起小儿女，那股嗲气、傲气，从这词的发音里可以听得很清楚。

其实，“奶末头”并不专用于小孩子，就像上文说的那句：“小王是老王的奶末头儿子”，若“小王”年龄不小了，甚至已经成了青壮年，“奶末头”也是可用的。这时，就是“排行最后”的意思了。

上海话里，形容“最后”之意的，还有一个常用词——“末脚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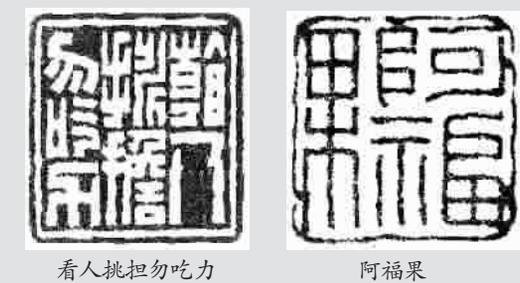
“末”这个字，很少与“头”搭配（“奶末头”是仅见的一例），而它与“脚”字，倒是有缘份，搭配得很稳定，于是组成“末脚”一词。“末”与“脚”义近，互相叠加，意思得到强化，于是更见力道。

请听——

“他这个人怎样？”“末脚货！”

“他跑第几名？”“末脚名！”

有些上海人的刻薄，在评论他人“末脚”的时候，最是显露无疑。[本栏文章可尽量用沪语转换读——编者]



看人挑担勿吃力 阿福果

周建国沪谚熟语印

沪上篆刻名家周建国前段时间刻了多方沪谚熟语印，受到同道个好评，认为上海老闲话用传统艺术个老形式表现出来，恰到好处。普通读者亦觉得蛮接地气，喜闻乐见。为传承海派文化，保护上海方言，周先生会陆续再创作刻制獭方面个印章，并专供“上海闲话”版刊用。本期先刊登两枚，以饕读者。

——编者

闲话闲画

骂人个上海闲话当中，骂得最多、听到最多是个是瘪三和赤佬了。瘪三，指叫花子，指乞丐。瘪三个出典是英文 begsir 个首译，可以算是上海滩浪英浜用闲话里存活率奇高个单词了。赤佬，也写成为出老个，瘪个是指鬼，阴曹地府里个小鬼。出老后来变为赤佬，我猜是当时个文人只是为了看起来文绉绉一点，并且出老夹辣一长串文字当中也容易被混淆为一个动词。单纯直白个出老最终是弄勿过赤佬，记载上海风情个书籍里赤佬还是牢牢个占据了主要座位。辣上海人平平常常个生活当中，瘪三和赤佬慢慢变成了大家个口头语。

有个朋友出口

由恨到爱个“小”字头

文图 / 阿仁



“瘪三”、闭口“赤佬”勿是辣骂啥个人，只是一种感叹用语。有辰光表示恨，有辰光表达爱，有辰光传达惊奇，有辰光散发恐惧，有辰光显示愉悦。懂了一点点上海闲话个外地朋友千万勿要发生误会，有上海人叽哩咕噜个骂瘪三和赤佬个辰光，是吓没丝毫个恶意个。伊骂伊

个，依走依个，勿搭介个。

上海闲话里个“小”是有相当魔力个。瘪三变成小瘪三，赤佬变成小赤佬，辣绝大部分个场合下是大人对小人的一个爱称。甬个与北京人称呼小孩、小伙为小鬼个情形差勿多。“小瘪三蛮聪明个，语数外通通考满分，来三！”“小赤佬又野出去踢球了，将来送伊到崇明去，培养伊去做范志毅！”上海个本地闲话当中，信材、浮尸是可以算为骂山门个闲话个。但是老上海人辣前头加了个“小”字，小信材和小浮尸也变得亲热起来。还有交交关关个贬义词一冠以“小”字，就中和了，甚至还摇身一变成为了褒义词了。滑头，油腔滑调个家伙。小滑头变为昵称了，是指调皮捣蛋、耍嘴皮子个小鬼头了。花痴，是精神病个一种。小花痴

变为欢喜打扮得过头个过个小姑娘了。十三点，也指专指神经兮兮个、举止言语过火个脚色。小十三也变化了，只指有点疯疯颠颠、坐立勿安个男小囡、女小囡了。百搭，扑克牌、麻将牌当中可以任意搭配个牌，上海闲话里形容善于结交各式人等个社会达人。小百搭是有点称赞意思了，小朋友、小青年长于社会工作个，与周围人群合得快合得拢个，送伊一个“小百搭”个雅号吧。可以举例说明个“小”字头，上海闲话真还勿勿少，小把戏、小妖怪、小老茄、小老卵……添加了“小”，交关上海闲话变味道了。由苦转甜，由恨到爱，由触气变可爱，是哦？